



百家笔会

端午粽飘香

□ 芷兰

花开花落,四季轮回,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快到来了。每当到了这个时节,在我的家乡,大街小巷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息。空气中飘散着粽子的清香,融化着亲人们相聚时刻的温暖。那是千百年传承已久的乡风民俗,总是让我品尝出旧时光的味道。

驻足的间隙,儿时有关端午的记忆,便在粽子的清香中弥漫开来,像发黄的老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回放。

我家住在伊河岸边,端午吃粽子是由来已久的乡俗。每年一进入农历五月,奶奶就开始提前几天浸泡糯米了,还要花一天的时间带着我的妈妈,与邻居大婶大妈一起到伊河滩的芦苇丛里,采摘包粽子用的新鲜苇叶。

我那时候还小,总是想跟着去凑热闹。我清楚地记得,在茂密的芦苇丛里,幼小的我一看不到大人就害怕,带着哭腔叫着:“妈妈,妈妈,你们在哪?”

不远处就会传来妈妈温柔的声音:“兰儿,别害怕,妈在你身边呢!”

奶奶和妈妈采摘完粽叶后,还要在河边一片一片地把上边的泥水洗干净,然后带回家放在太阳底下晾干。

端午前一天,奶奶和妈妈就开始在院子中间的空地上包粽子,我和妹妹也在旁边一边看着,一边模仿大人们包粽子的手法。只见奶奶和妈妈灵巧地把粽叶在一块木板上铺平,然后卷出一个下部尖尖的空筒,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尖筒里,然后塞进两三个红枣,最后双手一翻,就把长长的粽叶翻转过来,盖在糯米上边,来回翻转几次,就把糯米和红枣紧紧包裹在一起了。裹紧之后,拿几根准备好的稻草捆扎起来。一个玲珑美观的粽子就算包好了。所有的粽子包好后,夜里还要放在院子里让露水浸润一下。据说经过露水滋润,煮出来的粽子会特别清香可口。临睡前,妈妈便把粽子放进大锅里,加满水,在炉膛里添上一根根干柴,把火烧得很旺。妈妈直守到粽子微熟,才会睡下。而等待不及熟睡过去的我,总是会在梦里吃到香甜美味的大粽子。

经过一夜漫长的等待,早晨我和妹妹早早起床,揉着惺忪的睡眼,急步钻进厨房,粽子的芳香已经扑鼻而来……早已在厨房忙碌的妈妈,麻利地倒出热乎乎的煮粽水,取来毛巾给我们洗脸,说用煮粽水洗脸皮肤滋润眼睛亮。

洗完脸后,母亲捞出粽子递给我们。流着口水的我剥开粽叶,急不可待地咬上一口,啊,香甜滑嫩,真是太好吃了!吃完粽子后的粽叶,母亲是不允许我们随便丢弃的,总要再次拿到河里洗干净了,挂到墙上晒干,等到来年重复使用。用过的粽叶包出来的粽子比用新粽叶包的更加香甜好吃。

伊河是家乡的母亲河,自南向北缓缓流淌,不舍昼夜。那流淌了千年的河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两岸人。汤汤伊河两岸,有茂密的芦苇荡,随风摇曳,富有诗情画意;有纵横交错的肥沃稻田,水稻扬花时节,微风吹之,满川飘香。伊川人包粽子用的糯米是伊河岸边盛产的糯米,这种大米清香而粘糯,尤其适合包粽子。包粽子的粽叶,是生长在伊河岸边的芦苇叶,清香沁心,一经蒸煮与米香浸润,二香交融激荡出绝妙的神奇香味。甚至包粽子用的稻草,也是伊河岸边生长的水稻的秸秆,经水浸泡后芳香、结实、耐用。

可以说,没有伊河,就没有伊川本土如此美味的粽子,端午节包粽子也许就不能成为伊川最主要的习俗。悠悠伊河情长,端午粽飘香!

现在的粽子种类越来越多了,有草把头、菱米子、斧头状、小脚形、小爪形、小长方形……一个个像是粽叶包扎成的工艺品,精美绝伦。

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包粽子时一般只包大米,光景好的年头,馅料能加入红枣和花生就是珍奇无比的美味了。如今人们生活富足了,包粽子时,糯米中加入的馅料有红豆、蚕豆、蜜枣、蛋黄、火腿片、咸肉等。

包粽子可是个技术活儿。把桌子放在外地中央,桌子上放一大盆用

清水泡好的糯米,米里飘着红枣,混着花生米。还有一大盆清水泡好的苇叶,一大盆清水泡好的稻草,首先熟练地将两到三片叠放的粽叶压住边缘捻开,双手同时夹住粽叶的前端往里对折成圆锥漏斗状,然后用左手握住,腾出右手抓一小把糯米放进去,用手指压实,接着在重复放米、压实过程中,还塞几颗红枣或者花生等馅料进去,最后将粽叶折回包住,扯出一根稻草,魔术般地从中间交叉一绕、一系,一个又似圆锥又像三角的有棱有角的绿莹莹、水灵灵的粽子就包好了。放进锅里煮一个多小时熟透嚼好,就可以开锅食用了。苇叶与糯米的清香飘散开来,幸福荡漾在每一个人的脸庞,甜蜜氤氲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宋代杨无咎在《齐天乐·端午》中写道:“疏疏数点黄梅雨。殊方又逢重午。角黍包金,菖蒲泛玉,风物依然荆楚。衫裁艾虎。更钗袅朱符,臂缠红缕。扑粉香绵,唤风绫扇小窗午。”按照我们伊川的风俗,端午节是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的日子。出嫁女带上亲手包的粽子,怀着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带着儿女回到了娘家。而在家等待的妈妈年年老,脚步不再轻快,白发已然丛生。韶华不再的妈妈,却依然不停忙碌着,亲手包好粽子,等着贴心棉袄回家团圆。细黄的稻草,青绿的粽叶,串起记忆,串起亲情,包裹着爱心和关切,包裹着温馨与甜蜜,蕴涵着那一段无法重来,永难忘却的美好记忆。

端午节是除春节、元宵佳节之外的比较重要的节日,因为这个节日风俗多情意重,凝聚人们对屈原爱国情怀和高洁品格的敬仰,更重要的是融汇着亲情和最高精神理想。这几年国家规定端午节放假,人们有充裕的时间为节日准备,这个节日得以更加重视。粽叶飘香的时候,就是回家的时候,品味粽子味道,就是在品味家的味道。趁着端午节的到来,再回趟家吧,再看看我们那年迈的爹娘,回味一下儿时的记忆,那最温馨的时光。

一条醒着的河流

五月的菖蒲,门庭悬挂着艾草。我想起了那个比离骚还要清澈的采莲的女子,几千年的春色月光一样泊在肩头,一条河里隐藏了九章的苦吟。

白艾与雄黄酒的幽香,汨罗江翻滚着浪花。

苇叶青青,像时光的刀片,轻轻削着浩荡江水,有数不清的粽子流转到乡韵市井之中。

“怀念一个人,甚至不需要理由,只需清一清嗓子,微醉着看人潮远去……”

远处有诗人遣世独立的一叶轻舟。

“菖蒲立于水边,旧时月色,蛙鸣一阵一阵传来……”

瑞阳啊,黄昏已经渐渐逼近。我长久地呼唤,那魂归故国的屈大夫,还有多少泪眼从五月里仰望潇湘,而先生一直醒在一条汉语诗歌的河流深处。

一枚粽子的身世

在一只端午节的粽子面前,慢慢剥开往事,给童年腾出一小块空白。

在时隐时现的民谣中,用心倾听糯米和红枣宛若天籁的乡音。

旧时光,被一只酒杯斟满。我苍老的乡村,正把苦难包裹苇叶之中。

回不去娘家的母亲,看着风推着时间渐渐远去,一枚粽子到底收藏了多少思乡之情。

苦难的粽子,包裹不住屈原七尺长的黑夜,内心再大也只不过宇宙上的一粒灰。美人也比不上一枚瘦细的苇叶。

仅一小片鲜嫩,就揉搓了忧愤的五月。

端午的琴弦

雨管风弦,壮歌长吟。

听岁月深处那一串铿锵的渔鼓,一卷深沉的楚辞,带来文明古国的神韵。

一生住在水的中央,一首深沉的离骚,两千年澎湃赤诚,每一缕呼吸都有着忧愤的重量。

千载不息的汨罗江,波涛滋养了龙的传人,洗练出民族精神。

千载不息的汨罗江水,滚滚流淌至今,从战国的击鼓中迸发出东方巨龙的身姿,奏响国富民强的时代强音。

雄黄酒一杯,祈祷岁月静美,调整心的琴弦,我来拨响五月瑰美的琴弦。

从甜到咸,小小粽子里亦品出了人生的五味杂陈。

城堡。现实中,却容易成为昙花一现的泡沫。这样纯粹的美好,仅仅属于舞台。真实的人生,不会总是甜蜜的。而咸味这样的味道中,更能品出接地气的生活滋味。

从甜到咸,小小粽子里亦品出了人生的五味杂陈。

天涯诗海

端午乡韵

(外二首)

■ 魏益君

稻香轻扬 麦浪翻滚
唤醒古老的歌谣
菖蒲挂门前
艾叶香气
浓了时光的味道

龙舟竞渡 鼓声震天
唤醒了沉睡的河
浓浓的粽香
温暖了初夏的风

红绸系腕
缠绕着浓浓的乡愁
粽叶翠绿
包裹着千年的传说
糯米香甜
传递着家的温情

米酒微醺
醉了静谧的村庄
蛙声阵阵
弹出的乡村的曲调

端午的韵味
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浓浓的乡情
温暖了漂泊的灵魂

端午节

这一天是飘香的
淡淡的艾蒿香气
飘散在阴历五月的乡间
陶醉了日子
浓郁了季节
粽子的味道
和着新麦的清香
糅合出农家独有的品位
调和出人间靓丽的光鲜

这一天是怀古的
在穿越沧桑的纤尘里
汨罗河粼粼的水波记得
屈大夫那纵身一跃
成为千古绝唱
定格成历史高峰里
最惹眼的突起
于是 从那一天起
糯米因屈原有了粘度
粽子因屈原丰富了味道

端午节
一个站在收成里的节气
醒醉了五月的乡野
端午节
一个催人向上的节气
喷发着不屈与豪迈

香荷包

艳丽的荷包
招摇在城市乡村
艾草的香气
氤氲了农历的五月
香荷包
那是奶奶用虔诚包裹的心思
送给晚辈的福佑
五彩丝线在小儿的脖颈上闪耀
心形荷包在甜甜的梦里飘摇
心灵手巧的农家女儿
用微妙的心思
缝制成熟的心事
那枚小巧的香囊
足以让心上人醉上一季
端午节
因荷包而多姿多彩
因艾香而多情浓烈

出嫁女带上亲手包的粽子,怀着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带着儿女回到了娘家。而在家等待的妈妈年年老,脚步不再轻快,白发已然丛生。



闲庭信步

风情艾草

□ 章铜胜

我总认为,艾草被标注上端午的印记,是一件无比美好的事情。一种植物和一个节日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本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就像清明与柳,中秋与茱萸、桂花。可是,没有一种植物能如艾草,如艾草和端午的关系般亲密,亲密得令人羡慕和嫉妒。

艾草,无疑是属于端午的,而艾草又不只属于端午。就像艾草的香气,浓郁、清苦,有人喜欢,也有人避之唯恐不及。而在我身边,喜欢艾草的人是那样多,我的祖母、母亲、妻子,我的婆姨、姑娘们,她们无一例外地,都视艾草如宝贝。或许艾草,也是属于乡

村和女人的。

我也是极其喜欢艾草的,我喜欢艾草的迷人风情。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将艾草比喻为乡村的行吟诗人,那是潇洒的乡野河畔的行吟,也是仰望星空、渴望心灵抵达的行吟,这可能是我对艾草一厢情愿的偏爱,这种偏爱源于我童年时期的乡村生活经历。

艾草是我幼年时最早就能明确辨认出来的植物之一,无论是长在地里的青青艾草,还是一株株被祖母砍下来、晒干之后的艾草。那些艾草已经折断,用稻草捆扎成一小把一小把的艾草把子。干艾草那种枯黄泛白的样子,我是无比熟悉的。

有趣说说

古人过端午

□ 张红梅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古老节日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主要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拜神祭祖、沐兰汤、拴五色线、佩香囊等习俗。这些风俗流传已久,从古诗词里可见一斑。

“五色新丝缠角粽”出自宋代欧阳修的《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烘》一词中,从此句中便不难看出,宋人对包粽子吃粽子很是讲究,粽子作为端午节的标配,没有粽子的端午节无法想象。无独有偶,宋代陆游的这首《乙卯重五诗》也有提及:“粽包分两髻……日斜事毕,一笑向杯盘。”

古人过端午,赛龙舟为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唐代张建封的《竞渡歌》:“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这首诗就是描写端午节赛龙舟的热烈场景:“石溪久住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机。桴鼓动时雷隐隐,兽头凌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齐讫,跃浪争先鸟退

飞。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这是唐代卢肇的《竞渡诗》,同样场面宏大,竞争激烈。

“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出自宋代陆游的《乙卯重五诗》一诗,端午节不仅要吃粽子,还要把艾草插在帽子上。唐代文天祥的《端午即事》里有诗曰:“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有朋友向诗人赠送艾草,有祈福保平安之意,是对诗人一种美好祝愿。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出自苏轼的《浣溪沙·端午》一诗。宋代周必大的《端午帖子·皇帝阁》也有提及沐兰汤:“万芳沾润泽,安用沐兰汤。”元代舒頔的《小重山·端午》:“碧艾香蒲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缠五色臂丝长。”苏轼的《浣溪沙·端午》:“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手腕脚腕颈项缠五彩丝线,可以祛病防灾,可见在古代已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端午风俗。

“骑艾稚子香囊佩,粉黛倩妇把景撷”出自宋代许文通的《端阳采撷》一诗。“芳艾香囊身佩戴,避邪祛病祈安宁。”佩戴香囊也为辟邪祛病。

美食随笔

粽里咸甜人生味

□ 郭华悦

今年端午之前,家里大人们包好的各种口味的粽子,只剩下几个咸肉粽,而甜味的粽子,早已被孩子们瓜分殆尽。

粽子煮熟后,蘸着白糖吃,外头甜,馅里也甜。尝在口中,甜在心里。因此,每年的端午,个头小小的甜粽子都是孩子们的最爱。

小孩子,很少有喜欢吃咸粽子的。我也是一样。

小时候,每到端午,家里头都会做两种粽子,一种甜馅,一种咸的。对于粽子的选择,每年都一样,孩子们争着抢着吃甜粽子;而大人们,则对咸粽子情有独钟。

那会儿,特别不理解,怎么会有人喜欢吃咸粽子?

小时候的我,吃东西喜欢“大甜”。我还记得,有时家里头熬粥,盛到碗里后,我都得放一勺白糖,这才开始喝粥。每一口,都有丝丝甜味沁入心扉。而对于粽子的选择,那些年的我也延续了一贯的爱甜风格。

可如今,年岁渐长,口味却有了改变。说不清是哪一年的端午,我被

出自己浓郁的人性之香吧。

艾草的风情,在乡村的四季里摇曳。春天,艾草的萌发是寂寞的,没有多少人会在万紫千红的春天注意到一丛艾草的努力生长。人们在端午节时刈割艾草,在五月的骄阳里晒干、收藏。艾草的风情,在春里天的默默生长,有一种淡然的笃定。

夏天的傍晚,祖母在弄堂口,点燃一把艾草,袅袅而又浓香的艾烟,丝丝缕缕地穿过弄堂,熏走了蚊虫。我们在晚饭后抬着竹床来到弄堂里,在淡淡的艾香里享受过堂风的清凉。此时,艾草的风情,在那股淡淡的艾烟里,一夜清香。

秋冬时节,偶感风寒,母亲为我泡上一碗浓浓的艾叶水,让我喝下,然后蒙头睡上一大觉,醒来就浑身轻松了许多。有时风寒重些,母亲也会泡上一桶艾水,让我泡脚,直泡得额上、身上微微冒汗。艾草的风情,也在滚烫的艾水里,微苦而又温暖。